

卷二

洛阳

Luoyang Over King

小椴◎著

女儿行

侠之无极 椴式江湖，《今古传奇》扛鼎之作
百万椴迷热心期待，新生代武侠大师小椴三年磨一剑
各大书店前50名购套书者赠送卢波画册

新世界出版社



洛陽 女兒行

卷二

小楸◎著

Luoyang Over King

新華書店發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阳女儿行.2/小楸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6.7

ISBN 7-80228-081-8

I.洛... II.小... III.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0254 号

洛阳女儿行.2

作 者: 小 楸

丛书策划: 红书坊工作室

特约编辑: 钱 丽

责任编辑: 刘春梅 李 林

绘 图: 卢 波

装帧设计: 80 零 · 小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 址: <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940mm × 650mm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8-081-8/I · 02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第三部·居延猎

contents

题记·居延城北猎天骄

- | | |
|--------------|----|
| 第一章·故人横海拜将军· | 2 |
| 第二章·塞上风云接地阴· | 9 |
| 第三章·曲无和者当思郢· | 13 |
| 第四章·论少卑之且借秦· | 20 |
| 第五章·燕颌封侯空有相· | 26 |
| 第六章·蛾眉倾国自难昏· | 33 |
| 第七章·胡马嘶和榆塞笛· | 40 |
| 第八章·楚猿吟杂荻村砧· | 48 |
| 第九章·城高铁瓮横强弩· | 54 |
| 第十章·柳暗戍楼多梦云· | 63 |

第三部·居延猎

- 第十一章·指麾能事回天地·71
- 第十二章·夺帐中军动鬼神·81
- 第十三章·阵云冷压黄茅障·88
- 第十四章·雁翅拂天河鲤沉·97

第四部·戎马逸

题记：戎马不如归马逸

第一章·西征日调万黄金·	100
第二章·物情惟有醉中真·	108
第三章·迁转三州防御使·	118
第四章·起居八座太夫人·	125
第五章·舍生策马论兵地·	132
第六章·拖玉腰金报主身·	139
第七章·江天漠漠鸟双去·	146
第八章·风雨时时龙一吟·	154
第九章·戎马不如归马逸·	166
第十章·千家今有百家存·	176

第四部·戎马逸

- | | |
|---------------|-----|
| 第十一章·已断燕鸿初起势· | 182 |
| 第十二章·更惊剑客后归魂· | 188 |
| 第十三章·两宫无事安磐石· | 199 |
| 第十四章·万国归心有女臣· | 215 |
| 第十五章·一去紫台连朔漠· | 227 |
| 第十六章·荒春望断正长吟· | 241 |

第三部 · 居延猎

Luoyang Over King



题记：居延城北猎天骄

第一章·故人横海拜将军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唏律律”的一阵马嘶，响在旷野长天里。余小计抬头向前望去，只见一道弯弯的长水孤卧在那片平沙野草间。斑骝正停在极远处，背对着夕阳，鬃毛蓬出一蓬金黄，剪纸似地背衬着那天地一线，正引颈长嘶。余小计眯着眼向它身后的太阳望去，只见已落至天边的太阳已敛去了它平素的威势，圆融融的一团暖红，很亲和地照着大地岗峦。

这里的一切都是平坦的，沙粒粗糙，但因为伸展绵延，反给人一种宽厚之感。欲落的太阳像个已过盛年的男子，悍暴敛去，只余下温和的善意与包涵。余小计还从未觉得天地原来如此之大，他的唇角微微一咧：“锓哥，那骝儿看不起这两匹拉车的马，在前面等得不耐烦了。”

此时，他与韩锓正驾着一辆轻车奔走塞外。韩锓这次本为出使，当然多少要有使者的风度气派。他不耐烦驱马大车的笨重，所以才用了这两匹马拉辕的敞篷轻车，也没带随从，只携了小计，独使塞外。小计的驴儿已寄放长安，那匹斑骝他却舍不得，一直带在了身边。

那匹马儿本来神骏，一出萧关之后，因为不用坐乘，便解了鞍辔。见到天地辽阔，它本是塞上野马与良驹杂交所生的杂种，骨子里的那股不羁野性就爆发开来，时时都要放蹄奔逸。可拉车的马儿怎么跟得上它？所以那斑骝常常被拖累得大为不耐，不时奔得远远的等着。这时，终于忍不住又遥遥长嘶起来。

韩锓见到马儿的纵情，忍不住笑，加了一鞭，“咱们出来有

大半个月了，前面已是烽火之地，接下来的行程只怕险恶呢。”

余小计却在马上翻了个跟头，“镈哥，要是碰到了什么零散敌人，求你不要先动手，看着我耍一番。”

韩镈正要接话，告诉他不要把争杀之事看得太过容易，只见远远的一道灰尘扬起，却是有人正放马向这边奔来。他们此时已行到冰草湖地段。以今天疆界而论，这里该算甘蒙交界了，已时时能见到羌戎之人。韩镈不由提高了警惕。只见那来骑奔得极快，骑者穿的却是汉军装束。相距还有百数十步，马上的人已遥问道：“前面可是朝廷宣抚使韩公子？”

韩镈开声道：“是。”那人一加鞭，马儿已蹿到韩镈车前。只见他翻身下马，拱手禀道：“韩公子，前面有故人温酒相候。”韩镈一愣，正在想着这塞外之地不知何时又多出“故人”了。小计却已一连数日没碰到什么人了，不由好奇地向那来人望去。只见来人三十多岁的样子，一身戎装，模样甚是威武，脸上神情沉稳，一看就是久经沙场的气概。

小计正待插话，没想那人已翻身上马，笑道：“那故人说他的名字不可说、不可说，总之见了就知道了。”韩镈心中疑惑，因见那汉子长相笃实，却也不担心，加了一鞭跟着他向前驰去。

那军装汉子奔得却疾，韩镈本不大会驾车，但这大半月磨砺下来，也已颇为熟谙。一时两马一车直向西方卷去。这时斜阳近暮，正是塞上风景最为壮阔的时候，余小计坐在车上，北风吹颊，颇有雄豪之感。他们奔了有三里多路，远远地已可看见前面有一处营寨。可一阵尘烟突起，那营寨就被遮得几乎看不见了。那军装汉子一勒马，皱眉道：“有敌？”韩镈一抬眼，只见前面突然冒起的尘烟中，正有不知多少人马列阵对峙。

那汉子一咬牙，“他们果然耐不住，要开始奔袭了。”

韩镈却一抖缰绳，喝了声：“走！”

那军装汉子犹疑地看了眼韩镈，似不知道赶上这两军相对的阵仗，还该不该带着朝廷使者涉险。这时见韩镈脸上毫无怯色，朝廷偃武修文日久，他只当朝廷使者多半都是软弱不堪的文官，倒没想到韩镈还有如此勇气。一时两马一车又向前面冲去。韩镈一手执辔，身子却已站起，挺立车前。他情知此次塞上之使可能颇为凶险，所以选用的车子也接近战车。只听他在



车上高声问道：“可是羌戎作怪？”

那汉子一点头。正说着，他们已又奔近里许，韩锒一勒缰绳，车停在一个高岗之上。只见高岗下面，正有好大一块平坦的草原，上面正有两军交峙。左边是一个粗粗搭就的营寨，刁斗森严，四周以木栅护住，栅内盔甲分明，分明就是汉军营寨。对面相距二里许，正有截发胡服的千余骑整戈勒马，穿着虽然杂乱，但队中人悍马壮。只听那马上汉子道：“我们将军出塞巡察，听闻韩宣抚使已出使塞上，便想迎上来一会。没想在这冰草湖却遇到羌戎左贤王部下。我们将军带出来的士兵不足三百。知道羌戎多疑，没有速避，反迟疑不去，羌戎担心有埋伏，果然不敢跟得太近，却也不想就此舍弃。没想那些羌戎人今天真的要来突袭了。”

韩锒耳里听他说着，眼睛却在细察那羌戎人的阵势。只见那羌戎一部人马甚多，足有近千五百骑，领头的却也辨不出究竟是哪个，也没建旗号，但整支队伍，威势甚盛。反观那汉军营寨，布置却颇为粗陋，想来是仓促间搭就，但却极为坚实。韩锒心中一敬，知道领兵的果然是个将才。

他略一停歇，让马儿养足了精力，道：“看来，不威吓一下他们不太好办了！”那汉子想他是朝中特使，如让他轻身涉险只怕不妥。只听韩锒笑道：“我是朝中天子使，两军对垒，如不能冲阵以激励士气，还掌什么使节？”他语现豪气，冲那汉子一点头，“一会儿我一说走，你就快着跟上，但别管我，护住我小弟就是了。你们先进寨，我挫下他们的锐气就来。”

那马上汉子神色却大为紧张——如此冲阵而入，着实凶险。韩锒忽然一伸手摸到跟到车边的斑骓的长鼻子上，使劲地摩娑了下，“骓儿骓儿，你号称神骏，却还没有真正经历过这样的大阵仗吧？一会儿我小弟的性命可就托付给你了，看是你跑得快还是那羌戎的箭快。你要是比输了，以后可就没脸笑我这拉车的马儿了。”说着，他看了余小计一眼，“小孩儿，怕不怕？”

余小计恼他叫自己“小孩儿”，一梗脖子，不屑地嗤了一声。韩锒见敌人阵势已有发动之意，晚恐不及，要折其锋锐正当其时，长叫一声道：“走！”接着他手里辔头一抖，驱车已斜刺里就向那营寨奔去。

他们这车骑出现得太过突兀，又是从高岗上奔下。那拉车的马虽不如斑骓神骏，却也是韩鶚精选的顶尖战马，这么从高冲下，疾如风卷残云。一车两马转眼就已冲到那两军对峙中间的空地上。他们这么猛一插入，却也让羌戎人为之一惊，实没想到这时还有人敢冲阵而上！然后见到只是一车两马，一共不过三人，不由安下心来，齐声鼓噪，张弓就射。那马上的军装汉子一低身，整个身子压在了马背上，躲避那弓箭，却回头不放心地望向韩鶚，不知他与那小孩儿怎生躲避。韩鶚却把小计一把拉到自己身前，一手执辔，一手向车边一拨，已拔起了他那车上卷着的旗。他一抖手，那旗儿就迎风一展，只见那旗帜飘荡之下，他反手挥舞，射来的大多数箭都被旗帜卷落。

羌戎中领军之人“咦”了一声，见他这手以旗挡箭的手段极高，一挥手，那凝立着的千五百余骑人马中，立在他身边的数十骑锋锐已潮水般纵马持刀，涌了上来。韩鶚见敌势已动，一声长叫，斑骓也嘶鸣一声。韩鶚一手抓住小计，往空中一抛，一把就抛在了那斑骓背上，低喝了声：“走！”然后他一声长啸：“告诉将军，援军已到，叫他再支持片刻，且看我先挫敌锋锐！”他这一句话却是用羌戎中通用的羌语杂着汉话说的。他苦居天水大半年，无事时倒也学了些羌戎语。余小计当初还只道他闷极无聊，却不料他原来早有打算。他回头看了韩鶚一眼：鶚哥，原来毕竟还是以天下为念的，难怪那天水老者爱跟他谈兵呢。他回眼之下，只见韩鶚标标挺挺地立在车上，虽身材消瘦，却自有种说不出的伟岸。只见韩鶚一抖缰辔，竟拉得那两匹马儿于狂奔中立时止住。然后，他一回身，人已钉立在车尾，直面追兵，面上一片青白。他伸手按住腰间之剑，直视那卷蓬般涌来的百余骑，凝立不动。

那赶来的人马当前的十余骑转眼间距他已不过数十步，只听韩鶚一声长叫道：“我是长安天子使——”

“凡近我二十步者，杀无赦！”

他这句话却是用汉话喊的——他于语言本无天赋，羌戎话原学得不熟。一到话多时，就只有用汉话嚷了。那边汉军营寨中人早已望见了他们，听到他这一句，却热血一涌：有二十多年了，就没再见过天子使者这般威严的气派。羌戎人那领先追



至的十余骑个个人强马悍，根本没注意听他说什么，转眼已奔入距韩镈二十步之内。韩镈知道不能再等，务必先挫其锋锐。忽一声长啸，人已在车上飞跃而起，他身形蹿起得极低，竟似贴地掠飞。小计在纵马狂奔之时，犹惦记着他，扭腰回看。只见韩镈的身形平展，如贴在草尖一般，转眼已飞扑至那十余骑跟前。他取势过低，那十余骑悍戎各挥刀剑，要斩他却有些够不到。接着韩镈一声低叫，手里的剑就出鞘了。一片银光暴雨中，只听得一连串马儿的悲鸣之声，韩镈的身影在一匹一匹倒落的马儿中飞窜，他那一剑剑居然都是点刺它们膝弯！

他这一剑但求迅疾，击刺面广，所以也就不能过分发力。但那些马儿都在疾奔之中，膝下受伤，前腿登时一软，已扑通通一匹匹跪倒下来，摔得马上骑者一个个如下饺子般纷纷滚落。韩镈伸手一抄，已从一匹倒马鞍侧抄过一把强弓，手腕回时，砸开那骑士击来的手掌，顺手带上那鞍侧箭囊，身子暴掠而退。只听身后一片惨呼之声，却是那落马的骑士被后面骑者奔涌而上，来不及刹住而践踏于马蹄下的惨叫。

韩镈已奔返车上，人立在车尾，颊上溅血，在日光下显出份峥嵘彪悍。这时，又有几个骑术高手跃过了那一层阻遏，正向前疾奔而来。韩镈忽一伸臂，弯弓刁翎，开弦就射。他于弓箭之道本不见长，但取准尚佳。一连十余箭，凡近二十步者杀无赦。只听一片痛呼声传来，马上骑者纷纷落马，这本来沉寂的沙场草海一时竟漾起了一股极浓烈的血腥味。只见韩镈射杀了那当前奔近的十余骑后，忽又一声长叫：“我是汉家天子使！近使车周围二十步者，杀无赦！”

他这一声长叫，已运上内家真力，马儿个个惊悚，连马上骑者也不得不连连勒缰。他们久惯见到的是汉人软弱，不期还有人敢单车只剑，伫立沙场，独对锋锐，毫无怯色。已有人在低声咒骂着问同伴中懂得汉语的人韩镈在说些什么，那略晓汉语的同伴就用羌戎话翻译了，一时人人脸呈异色。韩镈冷冷地盯着他们，仿佛天地在一息间都静寂了。只听他冷冷道：“回去告诉你们左贤王，我汉家大军已整装待发。和则罢，不和，则数千里草原沙场，尽成焦土！”

说罢，他情知敌势不过略阻——他这一突袭本求的就是令

敌惊愕，一缓那汉营被攻之急。这时他更不迟疑，反手一抓抓住了马辔，一抖辔头，人并不转身，那拉车的双马吠了一声，拔步向那营寨奔去。

身后之人已又蠢蠢欲动，先愣了下，接着就疾追，一时只见黑压压的数十骑跟着他那辆单车后面附尾而至。余小计已奔至寨中，一看之下脸色都变了，他情知韩镈哥一向甚少伤人，生怕他此时还留有仁慈之念。却见韩镈忽然弯弓发箭，车子奔驰之下，他的箭已不那么准，但接连三箭，还是把为首之人射落马下，余众见他威辣，不由足下略有逡巡。却有一骑乘者极为豪勇，反在疾驰中弯弓搭箭，以牙还牙，一箭就直向韩镈射来。

那人似是羌戎队中极有名望的射手。他一出箭，只见羌戎阵中一片鼓喝。这一箭来得劲而且疾，直直地就向韩镈喉头钉来。韩镈也未料到对方人马上竟有如此快手，被迫仰面一避，那箭尖几乎是擦着他鼻尖掠过。接着就是第二箭，却是瞄准他的心口。他心头一惊——羌戎滋扰，边塞难宁，果然是有原因的！身子一平，一个倒卧铁板，腰竟是折了似的，当场平平折倒。见那人一箭之后，就待再射出第三箭。韩镈此时距那营寨尚有数十丈。韩镈知道如让他贴近，就不只是自己一人安危的问题——那人身后的千五百余骑已鼓噪欲发，军如潮涌，如果汉军为顾念自己，不便开弓，只怕就要连累身后汉军营寨。

韩镈一声冷哼，左手如持泰山，右手如抱婴儿，腰一挺，已“咄”地发出一箭。

但他箭势虽疾，却不是此道中高手，居然被那马上骑者伏身躲过。韩镈见他身后诸骑已在蠢蠢欲动，心头也不由叫了个“不好”！只见他忽一抛弓，低喝道：“杀了你可惜了！只是，不杀你又如何立威？”他技成数年，心中还很少有如今日这般浮起杀气。只见他身形一拔，人在车上跃起，如电闪般，直向那人扑去。他这一扑，分明是以一人孤挺长庚直扑向对方千军万马。弓虽不趁手，但长庚一剑，却是他一向自恃的。

他身后的汉营中众兵士一声惊呼——这一剑，纵杀得了那人，如收剑不及，只怕马上被后面的众骑踏成畜粉！

韩镈心知这一剑的紧要，全不敢松懈，剑上一片光华漾起，竟如与绝顶高手对决一般，那马上骑者面色一惊，实没想



到间隔二丈，他还可以出剑伤人。他大惊之下，韩镈一剑就刺进他的咽喉。对面一片惊叫，随后羌戎之人各各奔来，韩镈却已转身而返。他这一剑，难的不是那一刺，而是这一击即退，闪身速返。只见他身形极快，竟在空中一个倒腾，一翻身，竟转眼已追上那狂奔的单车，人重又立身车尾，手操劲弓，向后面追骑遥指。那追袭之人惧他威吓，马蹄下不觉就慢了下来。得此一慢，韩镈把他们渐抛远至数丈，一人一车已驰入那微启寨门的大营之内。

他一进寨，那微启的寨门立时关上。栅后汉军将士一阵乱箭阻射，羌戎之人不敢冒袭，逡巡片刻，才折身而返。

对着寨门的就是中军大帐，那帐篷极为简朴，只听帐内一声高笑道：“天子按剑怒，诸侯遥相望——我三军之中久已未曾见过如此伟岸的天子之使了！韩兄，你我终究还是重会于边庭沙场之上。”

那寨中兵士适才见韩镈单车冲阵，英勇勃发，一个个已看得神驰目眩。这时为他们将军之声引动，心里一股血性爆炸开来，不知谁引的头，然后只听得一声声雷呼山响：“吾皇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声音直卷出寨门。数百汉子的齐声呼喝果然威势非同小可，对面羌戎之人虽众，却已人人面上变色，略生气沮。

韩镈是不在意什么吾皇万岁不万岁的，但这一声，却似引动了他的激荡情怀——他情知，两军阵前，毕竟还是要有一个可以让这些三军汉子们甘心轻生悍卫、顶礼膜拜的偶像的。他知道那些兵士喊的虽是“吾皇”，但心中那“吾皇”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甚或并不真是当今皇上，而是包括了好多好多：汉家河山、生身父兄、乡土桑梓、娇妻稚子……正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一一叫遍，所以才合在一起，叫出那么个“吾皇”来。

那是一个民族的信仰与图腾——只见一个人已快步走出中军帐门迎上来，那人将军穿扮，年纪颇老，但身材壮伟，盔下略露出一绺白发，面容稍显疲惫。但那缕白发遮覆下的黄色的眼仁儿不知怎么却让人感到一种热烈。余小计神色一愕——这个人他识得。居然就是镈哥在水城头曾听过他吹坝，以后又成忘年之交，还跟自己争过一只野雉的那个老者！可今日所见

的他，却已非当日的短衣黄帽、洒然落拓的气概。

只见那老者一张脸上全是皱纹，这时皱纹里掺的不只有沙子，还有笑，那么温和那么畅意的笑。韩锷见是他，先是惊奇，然后不由一声大笑：“今日果起故将军！”那老者也大笑道：“呵呵，但愁新进笑陈人。”

——那老将是在笑韩锷年少入仕，即蒙重用，是个新进权贵，要他莫笑自己这个“陈人”。韩锷已经下车，军中最少虚套礼节，他两人也并不寒暄，那老者伸手与韩锷一握，一握之后，两人就不松开，反就此携手进帐。只听那老者边走边笑道：“没想到我王横海黄沙百战，解甲归田后，还有重蒙征用之时。苍天毕竟不负老朽呀！”

韩锷看着他的豪气——千军对面犹不改豪放，心中不由也是一畅。

王横海——原来他就是当年独立三关静，曾当百万师的“横海将军”王横海！

第二章·塞上风云接地阴

两人入座之后，王横海一挥手，四周之人皆已退下，他与韩锷身边只留下了余小计和那个接韩锷的汉子。因四周无人，王横海面上的豪迈神色也淡了些，目光中却隐有一份忧虑浮起来。他端起酒就向韩锷敬了一盏。韩锷一口饮下，却见王横海眉头深蹙，如有隐忧。他虽不语，韩锷也知道边塞局势看来必已极为险恶，否则他不会忧色如此之重。

半晌，只见那老者的酒碗端在唇边迟迟未饮，忽然重重地放在案上，低叹一声道：“我十年未起，真的没想到，边防之事，已坏到如此地步了。”

他上任至今，这样一句败兴的话还从没有跟别人提过，这时却对韩锷说了起来。只听他低低一叹，“……而羌戎之势，竟也远比我想像中的要强盛出不知几许。朝廷这些年久安之下，全无居安思危之虑，屯田之事几成虚务。所有上官，人人奢靡，那备战屯田之耕竟全已成了他们为满足一己私欲而做的



政务了，而帐下军士，更被他们视为家奴。边儿苦穷，战马缺乏，城池失修，百姓萎靡。以如此之军民，如何当得羌戎那虎狼之敌？他们从今年秋天以来，攻掠更甚，已数次陷我城池，屠我边民。朝廷之旨下来，只知责罚，力战而死者不赏，苟且偷生者反得荣。他们真以为这边庭战阵之事也不过如他们宫中朝内妇人女子式的争权夺利、邀功卖宠的小道呢！仆射堂与东宫太子居然还互成嫌隙，各立私人，以至边将不和——如此下去，这边塞何日能宁？不说河澄海清，只怕不日大难临头也未可定！年年为了边务征调的粮饷，没有几文落到实处，倒虚肥了不知多少仓鼠！”他越说越恨，忽端起面前酒碗一饮而尽。

韩锬知他所说尽是实情，也答不出话来。只听王横海恨声道：“可恨羌戎这几年反而复兴！那乌毕汗，勇狠悍暴，羌人称之为‘天骄’，其战阵武功，几有倾倒天下之力。更难得的是他居然于数十年的羌戎内乱之后，重新平定内部争夺。左右贤王，居然已渐渐诚心归附于他的帐下。羌人东西七十余部族，慢慢地已真心尊他为王。如他势成，这麻烦……”

他抬眼看向帐外，“……只怕就大了。”

他说时一口钢牙微铢，似明知自己可以阻遏那“天骄”复起之势，无奈朝廷恩罚不明，有能之人不得重用，无能之人反得升迁，只有眼见生民涂炭，天下重又危如累卵，不甘不愤之色已跃然脸上。韩锬不知如何劝慰。余小计在旁边听着，不由也面色紧张。只听王横海道：“我现统凉州军马。这凉州一州军马号称八千，实际上，除去表面虚额，加上老病不算，也仅得三千人马。粮草早已支调个精光，还寅吃卯粮，极多赊欠。帐下军士，备受苦楚。这次我出城查看这边塞之地，却见我们当年苦心谋就的一些要塞城池已经尽毁，而账面上向朝廷索要的粮草居然还一文不少。甘陕都督居然调塞外之兵回境以求自保，那么多阻敌要塞、连环自保的紧要处，居然一朝放弃，还全无痛惜。当真是坏我长城，坏我长城啊！”

小计听得心中忧切，口中不由喃喃道：“那当如何，那当如何？”他双拳紧攥，眉目间全是忧切之意。王横海与韩锬一时不由都望向他，两个人接着对视一眼，同时一笑。王横海忽开颜道：“见笑了，老朽无能，居然连累得小兄弟都担心了。”